

毛澤東和尼克遜

中美建交揭祕



陳敦德 著

华

410013810

93.11.11

436.18

315530451914

(4096)

毛澤東和尼克遜

中美建交揭祕

陳敦德著

金時出版社

名□毛澤東和尼克遜—中美建交揭祕

者□陳敦德

責任編輯□黃露絲

出 版 □ 金時出版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八一號福英大廈13字樓B座

五—六六四三一五

發 行 □ 利源書報社

九龍旺角洗衣街二四五一五—號地下

三一八一八二五一—四

印 刷 □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六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版 次 □ 一九八九年六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 大三十二開 (140mm×210mm)

價 值 □ 港幣35元正

國際書號□ISBN 962·255·095·9
本社編號□js8900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言

歷史發展到今天，生存的全球觀念已經把地球上人類的命運更加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中國，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中國，在世界上已經不再孤立地存在。當我們從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中醒來而環視外部的世界，就不能不為社會整體水平如此落後的狀況而震撼，就會產生強烈的歷史的使命感與民族命運的沉重感。要改革，要開放，要和平，要發展，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心聲。日益開放的中國不能偏離世界文明的大道。雖然現實中人類還存在着敵意與對抗，不同國家不同人羣之間也存在着深刻的理想衝突，存在着社會制度的差異；可是，至今誰也不能不考慮，給別人掘墓也要危及自己的生存；這個事實，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識。大家都共同生活在一個星球之上，社會變革的進程已經不可逆轉。開放，理解，溝通，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改革開放已經成爲我國的治國大計。以今天改革開放的現代意識來重新審視十六年前，中美兩國之間打開關係之門，發表震驚中外的「中美上海公報」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就會倍感親切，使人回味無窮。盡管毛澤東、周恩來、尼克遜與基辛格四位先驅者，以驚人的膽略打開冰凍二十多年之久的中美關係之門，離不開當時歷史的特定條件。但是，打開中美關係之門這個世紀性的事件，隨着歲月的流逝，益發顯示出其所包含的意義與價值，已超越了時空，超越了意識形態，超出了當時歷史的規定性和功利性的一般含義。就是今天，也很難說清楚它的深遠意義。毛澤東、周恩來這一英明之舉，打

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掀開了中華民族歷史新的一页；並為當今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正因為作者意識到這個題材的份量，才沒有畏懼其很大的難度，決心把它作為獻給改革開放的時代、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的禮物而進行創作的。

本書在創作過程中，得到了當年外交部、國家體委等部門的一些當事者和知情者的指點與幫助；得到外交界一些前輩的熱心指導；得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領導和有關同志的指點和幫助；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研究中美關係的高級專家的指教和幫助；得到曾經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好些同志的熱情幫助；還得到電影界有關領導與前輩及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積極支持，在此謹表示衷心的謝意。

也因為這個題材的難度實在太大，涉及面實在太深太廣，恐怕錯漏疏謬之處在所難免，作者誠心祈望海內外熱心的朋友給予指正。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日 北京



毛澤東和尼克遜 中美建交揭祕

1972年尼克遜訪華，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大門，關於中美建交的詳細經過和內幕，卻鮮為人知。本書作者研究了國內外大量資料，對雙方建交的發展過程及秘密接觸，有如實披露——

- 中美兩國首腦用古老方式通信？
- 世界現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遁身術
- 尼克遜訪華的「心底願望」落空
- 毛澤東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後一幕

內容經精心編排，資料詳實，寫作手法活潑，人物活靈活現，是一部不容錯過的作品。

金時出版社
昆仑出版社

定價港幣35元正
ISBN 962. 255. 095. 9

目錄

序言	一
杜勒斯拒與周恩來握手	一
毛澤東計劃到密西西比河游泳？	四
美國旅遊者誤入廣東海域	一二
尼克遜尋求通往北京渠道	一七
柯西金對北京提出「特殊要求」	二四
中蘇的「突破性」會談	二九
出奇制勝！尼克遜重用基辛格	三五
美國大使對中國代辦窮追不捨	四二
從「兩個半戰爭」到「一個半戰爭」	四八
要回了一個錢學森	五一
蘇聯的神經被觸痛了	五七
尼克遜暴跳如雷	六〇
美國作家上天安門	六七
蘇聯的神經被觸痛了	七四
中美首腦的迂迴通信	七八
毛澤東暢所欲言	七八

定价 34元1角8分

倒基辛格旋風	八二
中國的乒乓外交	八七
基辛格遇上真正對手	九二
周恩來論嬉皮士	九五
秘密訪華的最佳人選	九九
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較量	〇六
本世紀最神秘的外交飛行	一〇
跟美國人勾搭要栽跟斗	一五
美國總統的一封重要信件	二〇
釣魚台由寂靜轉趨熱鬧	二五
洛德洩秘的高超技巧	二八
基辛格平生的一次痛苦會晤	三一
現代外交的遁身術	三六
上帝懲罰基辛格	三九
基辛格秘密之行洩露	四五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尼克遜的「五極中心」論	一五〇
中國政壇風滿樓	一五九
基辛格不辱使命	一六五
「七·一五」公告舉世震驚！	一七〇
李作鵬忘了掩飾自己	一七七
林彪折戟外蒙古	一八一
尼克遜憂心忡忡	一八七
美國武官的神祕任務	一九一
周恩來先發制人	一九七
會談陷入僵局	二〇四
棋差一着	二〇九
「喬老爺」出席聯大	二一五
總統的先遣人員	二三〇
毛澤東的最後一幕	二三六
美國樂曲的迴響	二三一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4W4157/02

尼克遜踏足神州	46	一一三四
毛澤東駕馭整個會晤	47	一一三九
尼克遜爲周恩來脫大衣	48	一一四九
美國總統百感叢生	49	一一五七
基辛格和喬冠華躲在釣魚台	50	一一六三
大功告成後再起波瀾	51	一一六八
周恩來生活在巨人的陰影中	52	一一七四
是尼克遜改變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他？	53	一一八一

採訪材料目錄

參考書籍及資料目錄

附錄：上海公報（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編後語

第一節

杜勒斯拒與周恩來握手

將杜勒斯不和周恩來握手的事件，作為本書的引子是再也合適不過的。

關於這個事件，至今仍在全世界廣泛流傳。

握手，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標誌，是人之所獨具的區別於其他生物的高級精神活動。據說，它起源於遠古時代部落之間的往來，友好的部落之間互相接觸交換穀物、獵物，或是敵對的部落之間互相接觸交換戰俘，這些部落與部落之間的來往是以握手開始的。可以說，握手就是人類外交活動的起源。

現代外交史也說明，派駐在同一國家的交戰國使節，在戰爭期間互不往來，但在第三者舉行的活動中相遇時，依然彼此以禮相待，完全不理睬則是粗魯的和無益的。

在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當時世界上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敵對的陣營，我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屬於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當時美國統治集團敵視新中國，堅持不承認新中國，侵略朝鮮，武裝台灣，插足越南，並對我國進行經濟封鎖，同時阻撓我國進入聯合國。當時，中美關係極端惡化，十分緊張。中美兩國之間，除了在朝鮮戰場上較量及在板門店談判中有所接觸，此外，別無

往來。毛澤東當時一再說，我們不怕美國的封鎖，我們也不急於要同美國建交，不急於進聯合國，我們奉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毛澤東還說，我們有一天把事情辦好了，美國就會後悔，那時也是悔之晚矣。美國在朝鮮戰場失敗以後，國內湧起一股批評政府對華政策的呼聲，不少人覺得美國對中國實行敵對政策是不現實的。美國著名將領布萊德雷將軍認為朝鮮戰爭是美國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對手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可是，美國統治集團仍然執行僵硬的敵視中國的政策，致使中美之間的對立空氣十分濃厚。

在一九五四年春夏舉行的日內瓦會議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聲明，美國同意中國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並不含有對中國的外交承認。在會議期間，盛傳周恩來總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絕了。爲此，杜勒斯特地給美國代表團立下了一條紀律，無論誰都不准和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

但是，美國官員們不是鐵板一塊，副團長史密斯副國務卿就有自己的看法。有個美國記者曾當面問過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來有沒有甚麼接觸？」史密斯回答得很風趣：「如果有接觸的話，唯一的接觸就是我們在衛生間共用過一條手巾。」

據當時擔任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的回憶，當時的情景是：有一天，我們很多人聚在酒吧間裏喝茶。這時，史密斯端着酒，走過來，主動找總理的翻譯浦壽昌攀談，這是沒有先例的。史密斯對浦壽昌說：「你的英文講得漂亮，地道的美國音。你是在哪兒學的？」他還讚揚了中國的古老文化，講了許多友好的話。這在敵對的兩個代表團來說是不尋常的。我們對史密斯這一舉動很重視，回去後向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說：「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而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也找他談談。」第二天休息時，當王炳南發現史密斯一個人走向櫃台去喝咖啡時，便趕緊把周恩來引到那裏去。史密斯這時左手拿着雪茄，看見周恩來向他走來，並要向他伸出手時，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

這樣就無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總理打招呼，客客氣氣聊了一陣子。講了一些友好的話。會議結束的最後一天，又是休息時，總理正和別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動湊上來同周總理交談。他說：「一會議即將結束，能夠在這裏和你認識，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你們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復和平。」說完，他抓住總理的胳膊搖晃了幾下，笑眯眯地走開了。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不准與中國人握手的紀律，同時又聰明地用搖胳膊的方式表達了他對周恩來的欽佩。

關於我國外交人員在公共場合能不能跟美國人握手，也曾發生過一件事。美國駐丹麥武官在一個軍事俱樂部裏喝酒，他主動走過來要和我們的武官握手，當場遭到拒絕，弄得主人很尷尬，美國人也下不了台。這事滙報到周恩來總理那兒，周恩來批示讓外交部作了規定，第一我們不主動和美國人握手；第二如果他們主動來握手，禮尚往來，我們不要拒絕。

在周恩來總理有沒有要同杜勒斯握手的問題上，國內最近有不同的意見。王炳南同志認為，這是以訛傳訛。在整個日內瓦會議期間，王炳南說自己始終在周總理左右；據他認為，總理非常審慎和嚴謹。杜勒斯是堅決反共的頭子，總理從來就沒想去和他握手。

據現在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慎之同志對筆者說，他當年也在日內瓦，在周恩來總理身邊工作。當時，開會的場所通道比較窄，開了多日的會，也會有周恩來與杜勒斯在通道上相遇的時候，周恩來要與杜勒斯握手也是不可能的；這表現了周恩來的大度、寬厚和知禮。而杜勒斯拒絕握手，只能表現了其人的粗魯、僵化和無禮。

握手事件說明了中美兩國之間隔閡之深重，關係之惡化，對立之尖銳。這就是產生我們這部作品的背景。

第二節

毛澤東計劃到密西西比河游泳？

六月的武漢，已經熱得難耐了，下半夜才涼下來。東湖旁一個靜謐的別墅的一間臥室裏，在柔和的牀頭燈下，有一個人靠着高墊的枕頭，半躺在牀上把卷夜讀。這是一本綫裝書，當他讀到魏以四十餘兵馬據城死守，陳慶之以精兵三千大破之，激起感情上的共鳴，忍不住執卷下牀站了起身，在屋裏踱了兩圈，走到窗前站着。扔掉烟頭，又點了一支烟吸着，遙望着星斗滿天的夜空。他身材高大、魁梧，只是背有一點駝了。

他就是毛澤東。

北邊的大國大兵壓境，發射架上的導彈，瞄準着我國境內的要地，咄咄逼人呵！每當在這種時候，他都愛讀史。這個晚上，他讀的是二十四史。

這是他平生最愛讀的一部書。這個版本還是剛打進京城沒幾年的時候購得的，是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讀起來舒暢悅目，這是他盼之已久的一部書，幾乎每年都要花時間讀它。每次外出巡視，他所帶的一大堆書中，都有這套書。他已經在許多冊列傳、紀的封面，用他那雄渾蒼滄的筆迹標出傳、紀的人名，書中大都作了圈點斷句，有的封面的天頭上還畫着幾個圈圈的標記。有的還有

圈點勾畫。有的地方，他還細心地改正了版本中的錯字。

這天晚上，他讀的是二十四史第六十一卷的列傳第五十一《南史·陳慶之傳》。陳慶之是梁武帝時名將，受封武威將軍，對魏作戰，陳慶之有勇有謀，屢立戰功，曾在半年之內，屢戰數十次。魏以七萬人分築九壘抗拒，陳慶之半天之內攻下三壘，魏敗退，又在十四天內連克三十二城，作戰四十七次。書中對其作戰過程有較詳細的記載。從一千多年前叱咤風雲屢戰疆場的陳慶之，聯想到自己的一生經歷過的無數驚心動魄、威武雄壯、艱辛卓絕的戰爭場面，他忍不住從窗前走至書桌邊坐下，執筆在書的天頭上寫了「再讀此傳，爲之神往。」

興奮之中，他又聯想起當前的現實來。他剛得到報告，五月底、六月上旬，蘇聯軍隊又在新疆邊境挑釁，引起了流血的衝突，外電又報道，蘇聯軍隊在漫長的中蘇邊境處於一級戰備狀態；勃列日涅夫於六月八日在莫斯科的國際共產黨會議上譴責了毛澤東，並且鼓吹建立針對中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還有消息說，有蘇聯人在某種外交場合試圖與台灣接觸；還有蘇聯外交官暗示，蘇聯避免惡化同美國的關係，便於孤立中國……

形勢當然是嚴峻的。

不久前，珍寶島的戰鬥打起來後，他曾經同意周恩來的提議，讓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與聶榮臻四個老帥，每星期六在中南海紫光閣五承殿開一次國際形勢座談會，將意見上報中央供決策參考。在三月份的報告中，四個老帥對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後蘇聯會不會大打的分析，吸引了他的注意。四個老帥認爲，蘇聯在邊境搞點緊張局勢、製造點衝突是可能的，但是要跟中國大打，目前還不可能。老帥們的理由是去年蘇聯入侵捷克，就動員了二十多個師五十萬軍隊。目前蘇聯在我邊境有四十個師號稱陳兵百萬。真要進犯中國打大仗，至少要有一百多個師約三百萬兵力。這又談何容易！？

中蘇兩國，同以馬克思爲老祖宗，爲甚麼要刀兵相見？這絕對是馬克思老祖宗沒有預見到的。他卻很清楚，中蘇兩黨的分歧，由來已久。

他知道，斯大林一直不相信他，把他當作「農民領袖」，從抗戰開始一直到解放戰爭，斯大林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會奪取勝利，而討好蔣介石。抗戰時期，爲了蘇聯本身的戰略需要，斯大林只援助蔣介石，而拒絕援助中國共產黨，不考慮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斯大林認爲，在中國，只有國民黨有力量，它又能得到英美兩大盟國的同情和援助；而中國共產黨人在貧瘠的西北黃土高原上艱苦抗戰，正需要援助的時候，斯大林擔心援助它會引起蔣介石和英美盟國的不滿。「西安事變」發生後，蘇聯竟認爲張學良是在「幫助瓦解中國並製造混亂」，蘇聯《消息報》還發了社論譴責張學良。斯大林還通過共產國際和王明，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放棄獨立發展，放棄爭取領導權的鬥爭原則。他早就在黨內講過，抗戰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

解放戰爭時期，我們的政治、軍事形勢都很好，正準備南下渡長江，解放全中國。斯大林對此有看法，一九四八年五月，派米高揚來到西柏坡，要求我們「停止內戰」，搞「南北朝」，南北分治。南京解放前夕，蘇聯同國民黨政府仍保持着外交關係。蔣介石在南京呆不住了，遷都廣州，蘇聯大使羅申奉命隨同蔣介石政府遷館到廣州；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則未走，留在南京觀察形勢發展。蘇聯的作法同他們對當時的整個國際形勢的錯誤估計有關。蘇聯擔心中國內戰會打亂雅爾塔會議劃定的勢力範圍，導致美國捲入，危及蘇聯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斯大林的總出發點是要從戰略上穩住美國，贏得和平建設的時間。蘇聯對我們能否解放全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也持悲觀態度。當時，我們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國的看法同蘇聯是有分歧的。當然，我們打贏了，蘇聯背靠新中國還是高興的。

他還記得，一九四九年底，他率代表團乘專列抵莫斯科的時候，正是中午十二點正，專列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宮的大鐘就「噹噹」地敲響了。除斯大林以外的蘇聯最高黨政軍領導人，幾乎全部到車站迎接。當天下午六時，斯大林率領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會見毛澤東。他記得剛一見面，斯大林不等介紹，就走上前來握住他的手，高興地說：「想不到你是這樣的年輕和健壯。」還說過：「你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爲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他在蘇聯呆了很久，很費了一番力。斯大林害怕觸犯雅爾塔協定，但後來還是同意簽訂這個條約，這是好的。往後好幾年，是兩黨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蘇聯援助一百四十三項工業項目，還派了大批顧問和專家幫助我們建設，培訓我們的技術幹部和接受我們的留學生、進修生。

蘇共二十大以後，隨着中蘇大論戰的開展，兩黨之間又有了裂痕，他和赫魯曉夫當面爭論過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赫魯曉夫來北京強行要求在中國建立海軍基地。他拒絕了，赫魯曉夫施加了壓力。他冷冰冰地回答：「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國海岸。」赫魯曉夫問他，如果真是這樣，主席怎麼辦？他說，他將重新上山打游擊。赫魯曉夫反唇相譏：「游擊戰在現代世界裏已經沒有市場了。」他也回敬說：「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國人的鼻子，除此之外還有甚麼辦法？」

第二次，一九五九年，赫魯曉夫在戴維營結束與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會談後，飛來北京。他要求中國釋放八名在朝鮮戰爭期間和之後在東北俘獲的美國空降特務。毛澤東回答說：「這很難做到，你知道，中國有自己的法律。」赫魯曉夫當場就紅了臉，堅持說這幾個人一定要釋放，因爲在戴維營會談中，赫魯曉夫已經答應了艾森豪威爾。赫魯曉夫碰了釘子，又接着爲尼赫魯當說客，要中國答應給尼赫魯一片領土，說「那不過是一塊荒無人烟的不毛之地」。毛澤東回答說，根本的問題是印度武裝有預謀地入侵中國領土，他本人以及駐西藏的邊防軍的領導也都沒有覺察，直至邊民和巡邏兵多次報告